

◆故土珍藏

山界红糖里的甜蜜乡愁

湘 男

在时光长河的幽僻角落,总有一些古老而美好的事物,宛如星星,在记忆的天幕上熠熠生辉。山界红糖,于我而言,便是这样一抹带着岁月沉香与乡土温情的独特存在。

山界回族乡,这片古老的土地,孕育红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数百年前。据《隆回县志》记载,自明清时期,山界的先民们便已开始种植甘蔗,并掌握了制糖技艺。那时,山界红糖作为地方特产,沿着古老的商道,被运往周边的城镇乡村,成为人们生活中备受珍视的甜蜜之源。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,山界红糖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滋补功效,不仅是日常饮食中的调味佳品,更在诸多传统习俗和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回溯往昔,山界红糖与当地回族同胞的生活紧密相连。回族人民热情好客,每逢重要节日或宾客临门,一杯热腾腾的红糖茶便是他们表达欢迎与敬意的方式。那浓郁的甜香在空气中弥漫,瞬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传递着温暖与情谊。而且在传统的回族婚礼上,山界红糖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新人会用精美的容器盛装红糖,分发给亲朋好友,祝愿婚姻生活如红糖般醇厚长久。

初闻山界红糖之名,是在儿时的某个冬日。家中长辈围坐暖炉旁,手捧茶杯,谈及山界红糖,满是赞许与回味。“那可是好东西,纯正的山界红糖,甜而不腻,暖人心扉。”一位退休老师悠悠说道,声音里满是对往昔岁月的眷恋。我在一旁静静聆听,心中悄然种下对它的好奇与期待。

后来,我进入文化部门工作,到那里下乡。踏入山界这片神秘土地,正值甘蔗收获季,田野如绿海,蔗叶沙沙作响,似在吟唱丰收歌谣。蔗农们穿梭蔗林,古铜色脸庞挂着汗珠,洋溢质朴笑容。镰刀挥舞,甘蔗倒地。动作熟练利落,似与大地对话。

而山界红糖那独特的制作工艺,宛如一场传承百年的匠心独运的艺术表演。

作坊内,粗壮的甘蔗被有条不紊地送入巨大的榨汁机。机器仿若被唤醒的巨兽,发出低沉的轰鸣,仿佛在为这场甜蜜的变革奏响激昂的序曲。刹那间,蔗汁如涓涓细流般涌出,带

着甘蔗特有的清新与甘甜,那是大自然赋予的最纯粹的味道,未经雕琢,却已沁人心脾。

紧接着,蔗汁被引入一排大锅中。炉灶里,烈焰熊熊,好似迫不及待要开启这场神奇的转化之旅。师傅们目光如炬,全神贯注,手持长柄大勺,不停地搅拌着锅中的蔗汁。起初,蔗汁在锅中欢快地翻滚着,似一群活泼的精灵在跳跃嬉戏,颜色也由最初的浅绿逐渐过渡为金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蔗汁愈发浓稠,气泡也变得更加细密。整个工坊都弥漫着浓郁醇厚的蔗香,这股香气仿佛具有魔力,能让人瞬间忘却一切烦恼与疲惫。此时,师傅们更加小心翼翼,不容许有丝毫懈怠。

当蔗汁浓缩到一定程度,颜色变为深沉而诱人的红褐色时,便迎来了最后的成型阶段。师傅们迅速而熟练地将熬制好的糖液舀出,倒入早已准备好的模具之中。那红褐色的糖液如丝般顺滑地流淌,瞬间填满模具的每一个角落。待糖液冷却凝固后,一块块形状规整、色泽光亮的山界红糖便诞生了。它们犹如沉睡的红宝石,等待着人们去唤醒,去品味那独特的甜蜜。

拿起一块山界红糖放入口中,初尝时,那股浓郁的香甜如汹涌的浪潮瞬间席卷整个口腔,蔗糖纯粹的甜味在味蕾上欢快地跳跃。但这甜却并非单一的甜腻,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层次。细细品味,能觉察到一种淡淡的焦糖香,类似烤焦的坚果散发的馥郁芬芳,为这甜味增添了一抹深沉与醇厚。随着红糖在舌尖慢慢融化,又似有一缕若有若无的甘蔗的清新气息浮现,如同在甘蔗林里穿梭时闻到的那股自然的清香。这种口感,扎实而绵密,每一口的咀嚼都像是在与山界的土地、阳光、雨露对话,让人不禁陶醉在这独特的甜蜜滋味之中。

山界红糖的食用方法丰富多样,为生活增添了诸多甜蜜滋味。直接食用时,可将红糖块含于口中,让其慢慢融化,感受那纯粹而浓郁的香甜在舌尖上徐徐展开。冲饮是最为常见的方式。浅抿一口,温热的糖水顺着喉咙滑下,甜润的滋味瞬间驱散身心的疲惫与寒意。它也是烹

饪中的点睛之笔。在炖煮肉时,加入几小块红糖,不仅能使肉质更加鲜嫩多汁,色泽也变得红亮诱人,吃起来甜而不腻,别有一番风味。熬制八宝粥时,撒入些许红糖,待粥煮好,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多种食材与红糖相互交融的丰富口感。制作甜品时,山界红糖更是不可或缺。

岁月流转,山界红糖承载无数故事情感。妇女生育,红糖煮鸡蛋滋补身体;孩童风寒,红糖姜水驱寒回春;逢年过节,红糖制作点心美食,增添喜庆,传递家的温暖团圆。儿时过年,母亲用山界红糖做糖耙粑。糖耙粑晶莹剔透,咬一口,糯甜交融,那是难忘的童年年味。

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,山界红糖凭借其独特魅力,踏上了远销海外的征程。一箱箱精心包装的山界红糖,承载着山界人民的心血与期望,从这片古老的土地出发,跨越千山万水,抵达亚洲十多个国家。在异国他乡的厨房与餐桌,山界红糖以其醇厚的口感与独特的风味,征服了众多海外食客的味蕾,成为他们了解中国传统美食文化的一扇甜蜜窗口。它在国际市场上的亮相,不仅为山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发展活力,更是让这一古老的地方特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,让世界都能品味到这份源自山界的甜蜜乡愁。

山界红糖对隆回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在本地,它带动了甘蔗种植产业的繁荣,许多农户因种植甘蔗而增加了收入来源。制糖工坊的兴起,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,从甘蔗收割到红糖制作、包装、销售等环节,吸纳了众多劳动力,减少了当地人口的外流。而且随着山界红糖知名度的提升,相关的旅游业也得到了发展。游客们慕名而来,参观红糖制作工艺,体验乡村生活,带动了餐饮、住宿等行业的增收,进一步促进了隆回地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,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一股甜蜜力量。

站在这片土地,望山峦起伏,感慨万千。愿山界红糖于新时代阳光里,续甜蜜芬芳,展独特魅力,让乡愁长留。

(湘男,隆回县作协副主席)

◆漫游湘西南

寒潮阴雨天过后,太阳又重挂天空。就着这暖和冬阳,我徒步来到远离市郊的村野,看天蓝地阔,观山高水长。

穿过几个村落,就到了曾在秋季里来过的一条小溪边。这是一条从岩洞里钻出的溪流,正值枯水季节,水量比起秋季时要小得多。洞壁的裙脚上沾满了灰白的泥沙与水藻,亟待来年春水的荡涤。溪床袒胸露腹,卵石大多显露出灰白、枯裂的外表。只有水中的小鱼,还是那么怡然地游荡。

溪的两岸,是两行一眼望不到头的乌桕树。冬季的乌桕,尽管没了树叶的装扮,它多姿的身形,仍显魅力无限。垂吊在树梢的点点乌桕籽,远远望去,如雪如梅,成团地摇曳在风中。几只故土离离的鸟儿,正欢腾于树枝间,给萧瑟的冬季,平添了几分活力。明末诗人钱澄之有这样的诗句:“可怜乌桕树,不待晓风吹。白满枝头粒,留充鸟雀饥。”这些乌桕籽,不仅点缀了树枝,也是冬季鸟儿裹腹的食物。

沿溪而行,我一路寻找,想寻找到那几个悬挂在乌桕树上的瓜蒌。记得上次看到它们时,我被它们圆圆的、郁绿的、袖珍西瓜样的外表所吸引。那次我多想将它们摘下来,但我不忍断送它们还未成熟的生命。我在心里与它们约定,等它们成熟之时,一定来重睹它们的芳容。我在树枝间几经搜寻,终未见其身影。连同瓜蒌一起消失的,还有那些当时在路边刚刚结出小拳头似的苞儿的野菊花。想来是我错过了约定的时段,心中不免有些遗憾。转而又想,瓜蒌蒂落,是自然规律,它们生于自然,也会回归于自然,用不着“悲秋”。让我宽慰的是,那些落了叶的树木、荆条,它们的枝条上已萌出一颗颗芽儿。那些芽儿,应该有叶芽,也有花芽。我想象着春天到来后叶绿花艳的情景。

同样让我宽慰的,还有溪边的枇杷树,它们还在开花!仰头细看,花萼是棕色,护着白色的花瓣。长椭圆形的叶子,是那样翠绿,有成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宽,那么长,形

◆岁月回眸

冬日溪行

曾彩霞

状还真像琵琶。一张张琵琶,在这冬季里演奏着刚烈和激昂的乐曲。还有溪壩上的野草,或一绺一绺如麦苗青青,那样葳蕤;或一苑一苑连绵铺排,那样生机勃勃。突然,从垂在溪脚的水苔里钻出一只小巧玲珑的长腿“鸟儿”,正悠然在水边觅食。我眼前一亮,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正要上前仔细看看,生性胆小的禾鸡立即转身躲进了苔帘里,千呼万唤总不出来。我们小的时候,禾鸡可是人们捕捉的对象。你追捉它,它把头藏在草丛中,以为就安全了,你只管去抓它。好在如今提倡人与动物和谐共处,很少有人捕捉它们,它们也能过上安逸宁静的生活。

继续前行,在离溪岸不远处

的一口水塘边,好多人在吆喝、欢笑。我走过去,原来水塘里有一些村民在捕鱼。塘是碟子形,随着抽水机的轰鸣,碟壁已裸露出来,只有碟底还有些水。一个捕鱼人把一张大网撒向水中,然后慢慢拖上来,可见一些鱼在网中挣扎。等把鱼拖上来,看得出,是一些草鱼、鲢鱼、胖头鱼,四五斤一尾吧。现在正是鱼价高的季节,养鱼人把握了干塘的最佳时机。碟底里,还有些小孩在用篾网捞小鱼,也有人在捡蚌壳、田螺。这样的事,我小时候也做过,“做”比“吃”有味道。

继续前行,环视四野,在溪岸两边阡陌纵横的田野里,平铺着一畦畦嫩绿的油菜苗,或是一块块茂盛的蔬菜。还有一些排列整齐的稻梗,它们等待着化身成来年稻田里的养料。一只鸟或一群鸟,不时倏忽地从稻梗里飞出,在空中划上几道弧线后,或停歇在那些穿过退休的电线上,或栖身于溪岸边的树木上,或回归那些稻梗中。

视线随鸟影滑过,仰望天际,我想以蓝天为屏,远山作衬,田野当纸,将那些栖身在电线上、沐浴在冬阳里的鸟雀,以及在水田里或单腿孤立,或双脚伫立,或漂浮于水面,小憩与觅食的鸭子与鹅儿,一一写进我的画框里。

(曾彩霞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笑脸墙

谢丽英

坪上供电所的那面笑脸墙还在。只要进办公大楼楼梯间,一眼就能望见。

那面笑脸墙由所里13名同志的笑脸组成,呈一个大大的“心”型。这13名同志中有所领导,更多的是一线员工,有些刚褪去青涩,有些已饱经沧桑。那些笑容,有含蓄的,也有热烈的,有羞涩的,也有奔放的,不管怎么笑,都是真诚而自在的。

再次因为工作关系,走进这个所,看到这面笑脸墙,一下便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这是个边陲小所,地处偏远,环境复杂,供电区域广,管辖着41个行政村、2个社区等共计2.8万余户的供电任务,所有员工加起来不足30人。那年夏天,该所申报创建省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示范点,我奉命前往收集素材。到供电所后,大楼很安静,仅看到内勤班的两名同志在办公室的那个格子间忙碌着。一问,才知其他同志都去了一个大型检修现场。

检修现场在山里面,距所办公楼足足有20公里。山路九曲十八弯,我好不容易才接近目的地。远远地,我就在绿色的密林里看到了红色的安全帽和黄色的工具车,还看到一排崭新的电杆在那片山里绵延。线路线径长、工程量大、作业点多、施工环境复杂,这些词只有到现场,才能真切感受到。就近走到一根电杆边,抬头,望见两位同志正挂在电杆上安装横担。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,阳光刺得眼睛都睁不开。横担在太阳的炙烤下,隔着厚厚的手套都能感受到它的温度。电杆抱在怀里,更是如抱了个火盆一样。为了赶时间、抢进度,同志们顾不得休息片刻,擦一擦汗,喝一口水,继续干,这样在电杆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。

电杆下,一位老师傅正在聚精会神地起吊工具和材料,额头布满了汗珠。汗水顺着他的脸颊,流进脖颈,他后背的工作服早已被打湿。我轻轻唤了一声,他回过头,见到我,笑了,那种笑让那张已遍布皱纹的脸格外好看。

去坪上供电所的次数并不多,加之记

性一直不好,很多同志都叫不上名字,可那些脸我都记得很清楚。趁着工作间隙,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了起来。师傅姓刘,在生产岗位干了一辈子,再过一个月,他就要退休了。那段时间,所里抢修任务重,他没有落下过一次工作,每天都和所里其他同志一道,早出晚归。

“都快退休了,怎么还这么拼?”我不经意地问。

“在岗一天,就要干好一天!”他顿了顿,想了想,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回答我,“我习惯了这么忙忙碌碌。”说话间,他面带那种羞涩的笑。聊着聊着,他的眼里有了泪光,或许因为激动,或许因为感慨。

不知不觉,到了午饭时间。饭菜是食堂师傅送过来的,简单的三菜一汤。在他的几阵吆喝声中,杆上的,杆下的,大家都陆陆续续朝那几口装满饭菜的铁桶走来。

见到我,大家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,熟悉的,不熟悉的,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。我和同志们一样,端起碗,盛满饭菜,就地一坐。一边吃饭,一边随意和同志们聊了起来,有工作,有生活。那些点点滴滴的诉说中,有苦累,有烦恼,但更多的是克服困难后的成就感。大家在聊起那些工作时,黧黑的脸庞上始终都洋溢着淡淡的微笑。那天,他们持续工作到晚上10点。经过几天的努力,终于顺利合上闸、送上电。

得知这一消息后,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脑海里老是浮现出同志们那种忠诚、乐观的笑,内心始终被那种别样的温情充盈着。那一瞬间,便萌生了打造一面笑脸墙的念头,就展示在办公楼的入口处。我想让大家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笑,我想让大家每天都能被这份笑感染,开心工作,幸福生活。

好几年过去了,原来那些老同志已经陆陆续续退休,小同志已成长为业务骨干,但那面笑脸墙还在,尽管笑脸换了一张又一张。

(谢丽英,任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)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

收破烂

唐文林 王艳萍

旧时,收破烂的多是生活条件很差的。人。收破烂的扯着嗓子,摇着铃铛,走街串户,在犄角旮旯里转悠,把别人不要的破烂收过来,如旧衣裤鞋袜、破铜烂铁、盆盆罐罐等,然后再卖给废品回收站,赚取部分差价,挣一点小钱。由于这些废品值不了几文钱,卖主多不要价,任由收破烂的喊价。

还有些专门收购旧货物的商

贩,这些人眼光敏锐,口齿伶俐,精通各种货物的质量与行情。从金银细软、珍宝古玩到旧衣、家具等,一应俱全。有些商贩往往乘人之危,故意压价。如果卖主急需用钱,只有咬咬牙把自己所需或心爱之物卖掉。他们把廉价收购来的物品分类挑拣出来,以高价卖给各旧货行或古玩铺等,从中可以获利一倍甚至数倍。

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,国家开

始规范废品收购。1955年,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专门成立了废品管理局,统一管理全国的废品物资回收工作。这些废品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,可以减少污染,还可以节省资源,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,变废为宝。

收破烂、捡垃圾这样的字眼已经过时了,现在这行叫作再生资源回收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